



海天出版社

昨夜轻风

古剑 陶然 颜纯钧 著

香港

王璞 选编

第3辑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三 人

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第三辑(香港卷)

王 璞 选 编

(香港) 古剑 陶然 颜纯钩 著
• 海天出版社

昨夜轻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昨夜轻风/陶然, 古剑, 颜纯钧著. -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0. 1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第三辑. 香港卷/王璞主编)

ISBN 7-80654-116-0

I. 昨… II. ①陶… ②古… ③颜…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4930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26)

[http://www. hthp. com](http://www.hthp.com)

责任编辑: 张 曼 封面设计: 深圳书建工作室

封面画: 蒋力 责任技编: 王颖 责任校对: 陈军 黄海燕

湖南衡阳地质印刷厂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

字数: 300 千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16.5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王 璞

当我读着眼前这本书的时候,这样几句流行歌词和曲调老是不期而然地在心头盘旋:“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能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歌词连同那深远之中无限惆怅的曲调,那也正像李商隐那首千百年来让多少人迷惑不解的无题诗的情调:昨夜星辰昨夜风……

有人说这样美丽而迷离的诗境只合一段刻骨铭心的往日恋情,也有人说如此高远深广的怀恋岂是一个女子单薄的形影承受得了的。所以,当我在陶然的散文目录中看到这个题目时,我的心中不禁一动,一喜:昨夜轻风。一个“轻”字把那迷离处似乎澄清了不少,却又不失原有的那份美丽和开扬。立刻决定了拿它作这本书的书名。

昨夜轻风,它是如此恰到好处地概括了这本书的主旋律和情调。

在一些香港文学研究者的论著中,本书这三位作家,古剑、陶然和颜纯钧都被列为南来作家。也就是说从内地到香港定居的作家。这种分类法不无道理,我们看香港土生土长的作家的作品,和看成年之后才到香港定居的作家的作品,有截然不同的感觉。哪怕是写同样一条香港的街道,在也斯笔下和在陶然的笔下也有大

相径庭的风貌,引起我们完全不同的想象。前者令我们看到的是香港这个城市本身如诗如画的缩影,或是剪影;而在后者那里,香港却只是折射故乡或往日情怀的一个中介,所以它永远只是模糊的一团,如幻如影,似是而非,真正倾注了情感的,还是遥远的故乡。

不过,即使是南来作家,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的身份其实不尽相同。且不说性别、年龄、个性和生长环境的差异,就说来历,也是一笔糊涂账。例如我们这里的三位作家,说起来都是和南洋有些瓜葛的。古剑来自马来西亚,陶然来自印尼,而颜纯钧的父亲一直都在菲律宾,在他二十多岁时才回乡,之后也一两年才回乡一次。说起来,他们都是华侨。不过,华侨和华侨也不同,陶然在印尼上中学,十六岁回国念完高中,升大学;古剑应当算是烈士遗孤,父母都是马共,大概在打游击时牺牲,他在马来西亚上完小学,就由养父母带回中国,在国内受中学和大学教育。而颜纯钧生长在内地,只在父亲断续的回忆中知道南洋,他的青少年时代全在福建一个小镇度过。年近三十才到香港定居。所以,在这三位作家笔下那当初的夜晚,昨天的故事,也是相隔何止以道里计。

都是昨夜的星辰,可是因为角度不同,体验不同,哪怕今天的身份相同,今天面对的山水街道相同,看到的光辉也是不同的。

都说童年和少年的梦是刻骨铭心的,在这三位作家的散文中,这一古老的说法得到又一验证。

在颜纯钧的散文中,不管什么样的话题,到头来都可以变成往日故事的话题,那些摆明说是怀念故人往事的篇章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书架、一幅照片、一本书、一出戏,香港天空上的中秋月,甚至纽约街头的大风雪,都可以勾起关于故乡的一段回忆。那些回忆,决非“沉重”二字所能概括。也许是因为我自己和颜纯钧有过大致相同的内地记忆,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故事特别能唤起我的共鸣。

很多篇章我是在“无语凝噎”的情况下读完的。颜纯钧有一种特别的渲染情绪的能力，也许，“渲染”这个词用得不确，因为颜纯钧也许压根儿就没打算渲染什么，他只是以从容冷静的口气，把他心中那些已在岁月的磋磨中揉平的感受如实叙述。记得我第一次读他的散文集《自得集》时写过一篇书评，题目叫“无为才自得”，我说，那种自得是一种经过了大悲大难的感悟，或可借用禅宗的一个词：顿悟。曾经发生了顿悟，所以俗情刀枪不入，方可用那样冷峻如一泓冬日止水的文字，这样的写好友的死：

“我想到他这死的姿势，他几乎是坐着离去的，脚跟着地，双手如果下垂，一定也垂在地上；如果不下垂，便会放在小腹上，这是我可以想象的最平静安然的死，有如僧人的坐化。”

用这样的文字写老师的自杀：

“箱子太窄，放不下他整个身子，他两只脚悬在箱子外，悠悠地晃动着。我看见他脚上穿的那只破旧的黑皮鞋，边角磨得发白，鞋跟斜斜地磨歪了一边，我才知道他一直是歪着脚走路，或者他一直走着一一条坎坷不平的路。”

如此，日后的人间万事还有什么不能化解的，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它们在香港的中秋夜，便是那“团圆可贵”的满足感，“只要在一起，不论贫富祸福，终是上天的庇佑了”；在纽约的风雪夜就是那种“安宁祥和”的感觉，即使天气恶劣，没有街车，一家人被风雪拦在了半路中，也竟然感觉“这个风雪下的夜纽约，别有一种剔除了人世恶浊的洁净和安详”。在颜纯钧的散文里，洋溢的就是这化开了的激情，往日的沉重，已经化开在我们身边的风风雨雨里，所以没有那么揪心的刺痛了，反而在飘洒中多多少少有了那么点温柔。

陶然的故事就又是另一种情调了。

虽然，陶然也和颜纯钧相似，不论写什么，不论从哪种场景牵扯起情思，那条线都可以拉回到往日，往日的一口井、一支歌、一位

卖串烧的小贩甚或一条狗，但陶然的往日，和颜纯钧的往日不同，背景很少是中国，多是他度过童年少年的那座赤道之城。虽然他十六岁离家，在60年代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那一段日子，他身处中国心脏地带北京，一住十三年，度过了人生最可留恋的大学时代。但很奇怪，那段日子的痕迹，多出现在陶然的小说里，在他的散文中却很少看到。移民到香港之后，愁也好，喜也好，挫折也好，顺心也好，触景生情的回忆，多和万隆这座城市连在一起。他在离家三十一年之后才第一次回家，可是只有他写到这座城市时，我们才感到那种人们谈到家时的从容和留恋。“我的心牵在那口已不存在的井里，至今，我仍记得那模样。在它的近旁，有榕树遮荫，而溅出的水流，就把周围的棕色的土地淋得湿透一片……”

除此之外，谈其他任何地方，在陶然的笔下我们总感到那种游子的恍惚与哀伤。在大连看电车，他想到的是香港，是多年前离开的那海滨、那洋房、那街道，“于是我耳边回响起那丁宁，当我踏上遥远的路程，除了一颗十六岁少年的天青色的心之外，外面的世界我其实茫无所知，振翅还不知自己的羽毛有多少分量，虽不至断翼，从此飘泊在外，每当想起那温柔的话语，心便止不住颤抖”。

就是坐在香港的家中，写他居住多年的地方，我们也看不到一般人谈起自己家的那种归宿感。在《家住鲳鱼涌》这样一个题目下，我们看到的却是：“鲳鱼涌并非闹市，它夹在商店林立的北角和筲箕湾之间，不是休止符，而是两个惊叹号之间的间歇。也许可以说，它有如两处热闹当中的平淡，两处交锋之间的缓冲，它好像是寂寞的港湾，有的客轮还未归航，有的渔舟已经扬帆，只留几片白帆在栖息。啊，家在鲳鱼涌，十年了，我仍在这里流浪。”

在陶然散文中我总觉出一种倾诉的口气。不是一般的倾诉，而是特定环境中特定的倾诉，好像我们是坐在一辆旅行车里，车正在开着，悠悠晃晃之间，有一位旅人向我们倾诉他的心事。语言是诗一般的，调子是忧郁的，可也时时夹着小小的惊喜，比如看见了

一片有热带树的海湾，或是窗外飘来生牛肉米粉的香气……这位旅人在世界上飘泊已有些日子了，所以他见识广博，感受良多。当他开始流浪的时候，做的梦太美，现在就算有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失望，我们还是常常情不自禁被带入他那一方梦境，同他一起发出欢喜的笑声和失落的叹息。看见一个有歌手弹琴的冬夜，看见一条有灵性的狗，看见一只冲上高高木棉树的喜鹊，还有那一座曾经辉煌的白房子。无论如何微不足道的事，在他的悠然的倾诉中都有了一层特别的意义，令我们无端地黯然神伤。轻轻的，如一阵风，这就是陶然。

倾诉的口气。在古剑散文中我也感觉得到，是不是这些浪迹天涯的游子都有一种倾诉的本能呢？我且不去深究，这里我想说的是，古剑的倾诉听上去又别有一种滋味。记得古剑将他第一本散文集送给我时说：“也许是我最后一本集子了。我现在几乎已经不写。”为什么呢？他的回答是：“你去看看图书馆，那么多的好书尚且尘封在那里，无人问津，我这样的文章，不写也罢。”比起现如今好些自信心爆棚的作家，古剑真是一位太悲观的人丁。

这种悲观态度使得他对自己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代的马来西亚也难生故乡的情愫，虽然他也这样倾诉：“祖父由北而南，像移植的橡胶树，在那儿梗直地生根，终于朽成黑色的沃土……何处是我的故乡？心灵说，就是那生你的土地。”但“那扇大门已锁”那里除了亲人的坟墓，似乎也再没什么值得回顾的。他后来由南而北，由北而南，在许多地方生活过，对这些地方，他却往往一往情深，感念、回忆。不过也不免叹息：这些地方都不是故乡。“血统的故乡，空泛而遥远；心灵的故乡，可望而不可及。我没有故乡的星宿。”

不仅没有故乡，也没有家。所以他有理由以一种悲哀的语调，倾诉他对那些有故乡、有家、有父母、有兄弟姐妹者的满腔羡慕，不过这悲不是悲观失望，而近似悲天悯人。所以古剑对友情特别敏

感和看重,在他的散文中,很多篇章是有一个具体的倾诉对象的。那对象有时是老友,有时是近交,有时是初恋情人,对于每个在他生活中出现过、哪怕曾对他表现过一丝好意的人,他也念念难忘。比如那位在雨中朝他关切地望了一眼的路人,“我相信,她是准备为我递过半边伞的,我没有勇气去接受那半边伞的阴天,还是让那大雨阻断我的前程”。

对陌生人如此,更不要说那些关心过他,和他谈过诗论过画的朋友了。所以他的文章,有很多是为了朋友而写的。向记叙一段友谊,一段快事,一小片曾照亮过他生活的美丽。就是这种于细微处无意流露出的真诚,格外令人感动。

还是昨夜的轻风,带着热带雨的气息,凉凉的,撩起我们记忆深处某个温暖角落的情思。

目 录

序 王 璞

● 古剑卷

2	闲话
4	话说是非
6	古剑过瘾
8	叶圣陶先生的信
10	报摊闲话
12	书名小议
14	书简情怀
16	给朋友的信
18	五月雨
20	六月凤凰
22	梦的况味
24	小猫的故事
26	回忆中的明天
28	想起海
30	何处是故乡
32	坪洲梦
34	悼笔
36	桂花、桂花

38	信
40	泡茶
42	雨花石
43	乡愁是一盏灯
45	扫街人
47	人间有情相忆长
51	偶然
54	千里会艾芜
60	鲤鱼门接触
66	不灭的记忆
68	横澜岛的铜钟
71	一株野生植物的创造
74	又想起海
76	外孙女
78	不死的海树
80	风景
82	惊梦
84	竹的情结
86	老一辈的友情
88	蝉声岁月
90	小巷
92	那天重阳

94	弃书
97	花生的滋味
99	炉灶的故事
101	作家的遗憾
103	笔缘
106	同窗
110	文学边缘的过客
113	醉卧沙场君莫笑
118	杂写林海音

● 陶然卷

126	绝响
131	三轮车
133	夜倾斜
136	那口井
138	四岁的“男子汉”
141	血
144	塞外鉴湖
147	刀光剑影赤道夜
150	马都拉族小贩
153	鸟的故事
156	灵性
159	夜间飘来的旋律

161	弯角
165	最后一面
168	沉默是金
171	飘零的歌手
176	别离的故事
180	家在鲳鱼涌
183	水晶夜
186	“一九九七”之夜
190	追逐春意
193	时空多重奏
196	海畔梦戈壁
200	依然那座钟楼
203	回声
206	昨夜轻风
209	脚印
212	走过从前
215	暮春
218	梦回田野
221	绿色旋律
224	时光钟摆
226	懒庐
228	风水鸟

230	田园风
232	再度七月
235	心中的地图
242	动物标本

● 颜纯钧卷

246	故乡
249	初为人父
254	阿贤
257	打球
260	校对长
264	中秋
266	文叔
269	绅士
272	专员
276	寒天冷雨遥祭宗典
282	老师
285	叔公
288	父亲
291	老妻
293	过去的日子
295	父女
297	书架

300	故乡的石板路
303	春节琐忆
308	香肉
315	蛀空的心灵
320	少芳
326	悲剧的定义
330	爱恨电脑
335	群丑登场 妙趣横生
339	梨园戏《节妇吟》
342	同性恋话题
347	风雪纽约
354	无题
359	偶像
365	口福

古 剑 卷

假若没有刻骨铭心地爱过，假若人到中年，心中不再执着地保有年青时的爱恋和热情，不会因淡淡的一句话，挑开你的泪泉，抹亮你的记忆。你压抑住的泪，也不会跃入我的心，翻起一眼的红丝。

没有声音，不见泪落。我却觉得比大雨更滂沱，比倾泻更深沉。你是否也像我这样感觉？

你依然爱着你少年时的憧憬，在天的这一方。

你的梦还没有死去，以另一种形式投影于你人生的道路上。

你的乡愁是一盏灯。

闲话

几乎所有活着的人,都认为闲言闲语不好。其实亦不尽然。

世界上最讨厌的东西是什么?是闲话!

世间最可爱的是什么?也是闲话!

我们活着的人世,假若没有闲话,就不可爱,也不热闹了。

低头看看自己,环顾周围的朋友,听听左邻右舍的言谈,翻翻报章杂志,都离不开闲话;道人长短,论人是非。有的人背后说犹嫌不足,还骂上“专栏”,一些不知内情的人读后,又来一番闲话,当成话柄评说一番,于是猪朋狗友也好,酒肉朋友也好,知交死党也好,也各在自己的“贩文认可区”,或助骂或洗刷,或借题发挥,或火上添油,于是乎,热闹非凡,可爱的读者大呼过瘾。当然,文字都来了点装饰和曲笔,虽不形现却已言传。

我就常听到一些熟悉内情的朋友,给我“通风报讯”,也禁不住成了可爱的读者,也禁不住在“贩文认可区”换回几元买烟钱。

文艺爱好者,虽高雅也一样未能免俗,文坛一旦论战开火,爱好者们即擦亮眼镜以待,就像观看烟花般雀跃。几年前“星星月亮太阳”的论战,最为壮观,现在也还有些人津津乐道当年的战绩。

这正是闲话可爱之处,可换钱,可磨嘴皮,可比消息灵通,更可比高低上下,闲话是世间最不费劲,最可消磨时间的玩意。

世间若没有这种闲话,会变得寂寞和冷清,谁又受得了!

人人喜欢闲话,又人人怕别人“闲话”自己,谁都喜欢“闲话”别